

中国人民解放军
征战纪实丛书

解 放 军 征 战 卷



第一野战军 征战纪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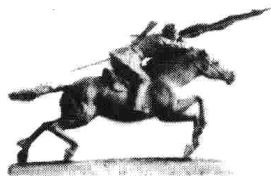
许福芦 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JIEFANGJUN WENYI CHUBANSHE

中国人民解放军征战纪实丛书·解放军征战卷

第一野战军征战纪实

许福芦 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第一野战军征战纪实/许福芦著. —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1
(中国人民解放军征战纪实丛书)

ISBN 7-5033-1477-X

I. 第... II. 许... III. 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82818 号

书 名: 第一野战军征战纪实

作 者: 许福芦

责任编辑: 余天宝

责任校对: 吴 汇

出版发行: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北京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 邮编 100035

电 话: 010-66531659

E - mail: jfwybs@public.bta.net.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灵山红旗印刷厂

开 本: A5

字 数: 580 千字

印 张: 23.125

印 数: 1—5000

版 次: 2007 年 1 月第 3 版

印 次: 2007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ISBN 7-5033-1477-X/I·1181

定 价: 36.00 元

目 录

第一部 大 势

- | | |
|-----------|----|
| 一、波诡云谲的秋后 | 2 |
| 二、前方与后方 | 15 |
| 三、南线与北线 | 34 |
| 四、陕北与鄂北 | 53 |
| 五、增援与打援 | 61 |
| 六、突围与包围 | 74 |
| 七、出兵与收兵 | 89 |

第二部 反 击

- | | |
|------------|-----|
| 一、旗开师出 | 103 |
| 二、序战在前夜 | 123 |
| 三、撤离红色延安 | 142 |
| 四、从延安到青化砭 | 161 |
| 五、再战羊马河 | 188 |
| 六、第三击，蟠龙 | 215 |
| 七、东出陇东北上三边 | 245 |
| 八、避难时期的格局 | 268 |
| 九、一打榆林 | 290 |
| 十、险胜沙家店 | 311 |

目 录

第三部 进 攻

- 一、收“两延”破清涧 339
- 二、再打榆林 363
- 三、宜川、瓦子街大捷 387
- 四、西击西府收延安 419
- 五、大荔以北的冬季 440

第四部 决 战

- 一、太原，胜利告别 459
- 二、得西安望汉中 486
- 三、从悬崖到坦途 510
- 四、扶眉大包抄 533
- 五、血溅皋兰铁桥头 560

第五部 解 放

- 一、尖刀夺西宁 594
- 二、西宁和西宁之后 620
- 三、兵临贺兰山下 642
- 四、酒泉煮酒天下大乱 673
- 五、河西的展望与回眸 700

尾 声

727

第一部

大 勢



一、波诡云谲的秋后

赫尔利一厢情愿，胡宗南浮出水面

这一夜谁也没有睡意。

赫尔利大使回到住处，下意识地喝了一杯白兰地，反倒益发兴奋了。他禁不住在房间里来回踱步，牛皮靴踏得木质楼板“嘭嘭”直响，像是前线传来的胜利炮声——当然这是不可能的。他走近窗口，整个山城彻夜狂欢依然隐隐约约。其时，重庆仍被称作“陪都”，与远在北方的另一个红色首府延安相比，它还带着几分不加掩饰的自负。然而，日本政府向同盟国表示接受《波茨坦公告》的乞降照会公布之后，平民百姓们普天同庆的鞭炮和锣鼓是没有差异的。几个小时前，赫尔利驱车驰往欢庆会场时，透过挡风玻璃目睹了长街上的张灯结彩。他看到官员兵士夹杂在商贩船夫之间，长袍马褂和西装革履一律奔走相告，彼此拱手，一向昂首挺胸的绅士们也在那里手舞足蹈。人们的眼里光芒四射，犹如涂上一层厚厚的油彩。置身这个欢乐的海洋，赫尔利不能不

受到感染。就像一年前访问延安时那样，他在中国东道主面前又心血来潮地跳起了印第安人的练兵舞。他被自己乐观而近乎天真的激情燃烧着，狂热地扭动着身躯，甚至操起陶克族人的方言“呀呀、呀呀”地大声欢叫。不论作为前总统罗斯福的私人代表还是新任的美国驻华使节，此刻的赫尔利对解决中国问题都更加抱有一份儿信心。他觉得这正是自己超越了史迪威、马歇尔和魏德迈等人之处。事实上他早就在做着一厢情愿的努力，希望能用美国的精神和意志，把中国的两块牌子合二为一。他的具体目标便是：让重庆和延安握手。

赫尔利拧亮台灯，打开厚厚的记事本，郑重地记下了这个不同寻常的日子：1945年8月10日……哦不，他掏出怀表，时间已是凌晨1点35分。他怀着自豪的心情，将最后的“0”改写成“1”，并且下意识地认为，这或许还是个好兆头。

遗憾的是赫尔利并未真正弄懂中国。在他喜形于色胡乱拥抱中国盟友之前，他脚下这块古老国土上将要上演的一切，就已经发生了。也许是他过于看重新任总统杜鲁门的期盼，而将史迪威将军离任时的忠告忘到了九霄云外。那是中日双方在华北、华东、华南以及滇缅线上展开全面战争的一年前，史迪威却告诉他，蒋介石的前线不在华北、不在华东、不在华南，也不在滇缅线，而在悄无声息的大西北。史迪威提示赫尔利，要注意研究陈诚和胡宗南。他把这个研究看做是同蒋介石合作的一把钥匙。“尤其是被称作‘西北王’的胡宗南，他是蒋氏集团的晴雨表，也是蒋本人蓄意储备的一枚重磅炸弹。”这是告别晚宴上史迪威与赫尔利红着脖子碰杯时说出的这番话。当时，赫尔利只把它当做一段信天游来听，而现在看来，史迪威将军是认真的。

的确，如果赫尔利是一位敏于观察的政治家，他就不能不注意到在中国整个抗战中胡宗南这一角色的奇异变迁。八年期间，胡宗南坐镇关中寸步未挪，然而却先后换了3个战区。先是以蒋鼎

文为司令长官的第十战区，再就是以朱绍良为司令长官的第八战区，此二人位尊名高而权威不重，均非头角峥嵘的枭雄人物，与独断专行的胡宗南坦然相处并无怨言。这使胡宗南有7年的平安时光来经略他关中的霸业。1944年4月开始，日军的“一号作战计划”付诸实施，到12月初便打通了纵贯南北2400公里的大陆交通线。这条战略通道经河南、湖北、湖南、广西直至越南。日军以区区50万兵力投入如此广阔的地区，竟使号称600万之众的国民党军损失兵力约70万人。战后，中方丢掉大小城市146座，沦陷国土20万平方公里，航空基地7个，飞机场36个，而遭日军奴役的国民至少不下600万人！在这个被聪明的中国史家称之为“日寇最后一跳”的惨败中，汤恩伯当首屈一指挂头彩。汤大将军时为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素有“中原王”的美誉。他的40万大军在冈村宁次的15万精兵面前望风披靡，所属第三十六集团军总司令李家钰被乱枪毙命，第三十五集团军总司令王仲廉所率直属总部，竟在一个土寨中被地方团队包围缴械，连汤的卫队也被“缴枪不杀”，汤本人化装成伙夫才幸以身免。不过月余，汤恩伯连失中原38城，河南全境沦陷。尝到甜头的日本人爬上了陇海线，大摇大摆地向西推进。几天光景前锋就抵达陕州，顿时，潼关告急，西安震动。

实际上这是一个试探性的攻势。日军本意是要打通南北大陆线。但是蒋介石不敢大意。他一面派陈诚到西安总揽军政，一面命胡宗南东出潼关迎击日寇。这给从未与日军正面交过手的胡宗南带来了一个轻取功名的极好机会。很快，“豫西大捷”便被炒得天覆地翻。随着大获全败的汤恩伯接受处置，胡宗南理直气壮地取而代之一跃成为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不久，同任战区正司令长官的陈诚顶替何应钦的军政部长去了，黄埔少壮胡宗南又顺理成章地开始代理第一战区司令长官。

胡宗南大走官运，连国民党的下级军官也能说出其中的青红皂白，人人都看得清他所兼得的天时地利人和。这一点，赫尔利同

样时有耳闻。事后他承认自己注意不够。这位美国大爷就是不明白人们评说胡宗南的话中所含有的深意，不明白胡宗南的升迁与蒋介石的大政方针有什么必然的联系。他只知胡宗南关中数十万兵力是蒋介石在国家纵深陈列的战略预备队，而并未在意一箭之遥的红色延安每天都会呼吸到一种咄咄逼人的气势。蒋介石刻意让胡宗南坐大关中而不显山露水，实际上时时在削弱共产党发展的机会。可以这样说，胡是蒋藏在肚子里的一段愁肠，纵使赫尔利有回天的手段，又怎能按得住如此深厚的脉息？在这鲜花怒放的不眠之夜，充满畅想的赫尔利绝没有料到，一向被他“注意不够”的胡宗南已经浮出水面。

关中门户起硝烟，西北山川藏谶语

西安以北不足百里的淳耀地区，群山连绵，隘口耸立，素称关中门户。关中胡军与中共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在这一带分山设防，大致上相安无事，度过了8年一言难尽的岁月。然而就在半月前一个风清露冷的拂晓，这里却突然失去了往日的宁静。驻守在爷台山制高点上的关中分区八路军战士们还在梦中，国民党暂编第五师和骑兵第二师的数十发炮弹便从天而降。隆隆的炮声使胡军一个多礼拜以来关于“反共第一，抗日第二”、“进攻边区，杀尽共产党”的喧嚣，得到了结结实实的证明。但是，爷台山阵地上的八路军所接到的命令却是：坚守阵地，决不出击。

一连3天，虽然整个爷台山浓烟滚滚，火海一片，胡军的步兵仍旧不得前进半步。胡宗南轻蔑地盯着前线战报，嘴角牵动一丝嘲讽的笑意。此时距他正式任命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只有几天时间，正处在志满意得的火候上。他丝毫没把一个“鸡毛山头”放在眼里。“老头子”已经下令从河南前线和陕西东部调出9个师，凭着这一大把本钱，他轻而易举地在淳化、耀县、三原、泾阳、兴平、乾

县、同官、旬邑之线，布下一道长阵。只要愿意，半天就可向北推进百儿八十公里，还怕破不了小小的爷台山？“两个师不够，再加一个师，把十六军的预备第三师压上去，”胡宗南不急不忙地说，“一个人一只脚，踏也把它踏平。”

这时，朱德和彭德怀以第十八集团军正、副司令的名义给蒋介石、胡宗南发来的电报也到了。电报重申了八路军顾全大局的立场，揭露蒋介石制造反共内战的阴谋。战区副司令长官曾万钟一旁若有所思地说：“时值抗日高潮，动作闹大了会不会……”这话让胡宗南听起来极不顺耳，他背朝着曾万钟，立刻打断曾的话：“怕什么？有老头子撑腰，再说我军师出有名，共产党他们是自作自受！”

胡宗南的“师出有名”，是指前不久发生的所谓“淳化事件”。那还在一个月前，屯兵于边区南大门外淳化一带的胡军梁干乔部与祝绍周所属李静谋部由内争而对战。与此同时，梁干乔的警备营长刘文华及部分士兵哗变，并向陕甘宁边区驻军投诚。另外，在淳化方里镇碉堡内驻守的胡军一个排也哗变投诚。胡宗南咬定这是陕甘宁边区一手策划的结果，于是兴师问罪。不管朱德和彭德怀如何要求“调查制止”，也无济于事。当了司令长官的胡宗南脾气大得惊人，简直是气冲牛斗。三个师压到爷台山的弹丸之地不算，西安、耀县、兴平等周围各国民党军驻防要点，还有大批番号不明的队伍纷纷云集。

局面已经严重到不可调和的地步。新华社延安权威人士甚至已把胡宗南这种“从抗日前线调动军队来反对自己同胞”的行为指为“犯了滔天大罪”，陕甘宁晋绥联防军下令关中分区自卫反击，正在完成生产任务的新编第四旅、教导一旅、二旅和准备东渡黄河开赴前线的三五八旅也奉命增援关中。统一指挥这场自卫战斗的司令员张宗逊、政委习仲勋，扬鞭策马日夜兼程。

爷台山成了陕甘宁指尖上的一根刺。

胡宗南用人海战术啃了几天不见动静，再次调集大批野炮、山

炮、迫击炮及美国制造的火箭炮，把爷台山重新罩入烟火之中。爷台山守军开始反击。

战斗持续一周到7月27日晚，驻守爷台山的八路军为避免无谓的损失，主动撤出阵地。胡宗南终于得手而胃口大开，6个师和3个团的兵力犹嫌不足，不但包围了爷台山，还一步推进到边区边境，进占黄陵、洛川一线。

胡宗南的骄纵值此可见一斑。他不懂得爷台山已非一座山而成为一个意志的标志。要八路军放弃一个阵地可以，而要放弃意志那是万万办不到的。8月8日，铆足了劲儿的八路军大举反攻。延安下定决心不给胡宗南占到任何便宜以致惯出他的坏毛病，多大的代价也要赢过这一招。两天过后，脚窝子尚未焐热的胡军招架不住，匆忙撤出爷台山。这场被视作整个抗战时期国共之间摩擦与反摩擦的最后较量，实际上已谶语般地预示了胡宗南在未来大西北角逐中难逃的劫数。

爷台山的捷报是和日军宣布投降的喜讯同时进入延安的。

云腾蘑菇喧嚣尽，欢庆锣鼓豪情长

延安的时政消息，多半是从前线直接传过来。进入1945年，日本人的丧钟就已频频敲响，早在新年伊始，美军便宣布占领莱特岛，日本在太平洋战场一败涂地，海军近乎倾巢覆没不说，光是地面部队的伤亡人数就高达7万人；一个多月后硫黄岛的血战又是惨不忍睹，守岛2万多日军士兵除216人被俘，余皆尽歼；到3月24日，日军本土最后一个前卫堡垒冲绳岛也被美军捣了个底朝天，11万日本陆军阵亡，20万岛民葬身于战火。之后，美国飞机驾临日本本土上空，东京、横滨、神户、大阪等重要工业城市，在美军“超级空中堡垒”的呼啸声中相继变成废墟和焦土，几乎全日本都是硝烟滚滚，经久不散。与此同时，纳粹德国也顶不住了，5月8

日宣布无条件投降。美、英、中三国即在7月以宣言的形式发布《波茨坦公告》，警告日本，再不放下武器就将大祸临头。然而，杀红了眼的战争狂人们岂能刹得住脚步？于是才有广岛和长崎两团蘑菇云腾空而起。这是日本百姓一场毁灭性灾难，32万人口的广岛市，有78150人当即毙命，负伤或失踪者达5100人。全世界都记住了1945年8月6日8时15分这个时间刻度，晴朗而闷热的广岛，突然间失去了所有的喧腾而仅剩一团气息。直到第二天，人们才听到美国总统杜鲁门从大洋彼岸徐徐飘出的声音：“这是一枚原子弹，它驾驭的是宇宙间的基本力量……”就在杜鲁门带着血色的警告被匆匆送到日本天皇面前时，苏联百万大军也由远东的双城子到西伯利亚赤塔一线，向在中国东北横行数年的日本关东军全线出击……

在这大半年时间里，中国共产党牢牢把握着每一个战机。毛泽东的心情并不轻松。虽然历史正在一一印证着他那关于抗日战争三阶段的伟大理论，但随之而来的艰难曲折，还将给他的这次航船作一次最关键的考验。他的超人之处在于他从不对任何人抱有幻想。在他的词典里除了坚定不移的政治信念没有别的条目，这决定了他在时事格局的一盘棋上，始终能够镇定自若地走出每一颗棋子，而决不迷失方向或是出现废棋。此时，毛泽东倒背起双手，在延安枣园那个被风雨剥蚀了门壁的窑洞里，不慌不忙地清理思路。他一面致电斯大林，对苏联参战表示欢迎；一面发表声明，宣称各解放区抗日武装要展开“对日寇的最后一战”。按照毛泽东的要求，中共领导下的各抗日前线部队，“在一切可能的条件下，对于一切不愿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实行广泛的进攻，歼灭这些敌人的力量，夺取其武装和资财，猛烈地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显然，这是8年马拉松的最后冲刺。

8月10日的零点时分，是完全按照毛泽东的预期从容降临的。朱德以延安总部的名义所发布的第一号命令，同样不显得局

促。命令要求解放区任何抗日武装均根据《波茨坦公告》的规定，向其附近各城镇交通要道之敌及其指挥机关送出通牒，限其于一定时间，向我作战部队交出全部武装。紧接着是顺乎情理的欢庆。朱、毛二人各自绕过桌子，将双手握在一起。这让在场的老战士们立刻想起了井冈山的那次会师。有人用两只大茶缸端来一点儿酒。毛泽东尝了一口，说：“罢了罢了，还是来一碗红烧肉解解馋吧！”大家全都呵呵地乐开了花。这种情绪立刻弥漫到整个延安、边区乃至全国各解放区。

8年的积压实在太重，谁的心头都有一座火山。当晚的延安城，已是漫山遍野红旗招展。及至到8月15日日本公开宣布无条件投降那一刻，全城的狂欢达到了顶点。各处黑板报、墙报都用醒目的大字报道了喜讯，四面八方的游行队伍一起向市中心拥去，白羊肚手巾和军衣军帽被抛向天空，卖水果的老乡一脸褶皱都拉开了，抓起筐里的大红枣，一个劲儿地扔给素不相识的路人，“这是‘胜利果’呀，大家自由吃呀。”秧歌、口号和欢声笑语，竟把喧天的锣鼓、唢呐和齐鸣的炮仗、礼花全都淹没了。荣誉军人拄着拐杖，被人们簇拥着，“血没有白流！我们的血没有白流！”他们激动地挥舞手臂高声叫喊。斯大林、毛泽东和朱德的巨幅画像，掩映在火把的红光里，随着游行的人流缓缓浮动。诗人们泪流满面。他们写道：“……血在沸腾，人们忘却了整天工作的疲困。……”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机关的干部们，全都投入到狂欢的行列里，连不苟言笑的副总司令、中央军委总参谋长彭德怀，也脚踏鼓点，扭起了秧歌。他开心地咧着嘴，可又极为严格地把握着分寸，让内心的欢畅一小点儿一小点儿地从目光中渗出来。

现在我们知道，这个胜利并不是终点上的鲜花，它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一座里程碑，仅仅只有喜悦是不够的。但在当时，谁也没有细心地从彭德怀那有着强烈节制的欢笑中领悟这一点。

陪都重庆三道命令逞强，山城延安一纸檄文说不

这天晚上，国民政府陆军总司令何应钦秉承蒋介石的旨意，给日军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下达了一道命令，要他维持占领区秩序，日伪军必须“维持现状”，“除按指定的三军长官命令之外，不得向任何人投降缴械”。紧接着第二天又连续下达两道命令，分别给国民政府军和解放区朱德的第十八集团军。按照此令，国民党政府军要“加紧作战，积极推进，勿稍懈怠”，而中共军队则“原地驻防待命”，“勿擅自行动”。

蒋介石之心，路人皆知。毛泽东看着这3份命令，许久没有言语。他点燃一支烟，对伏在地图上的朱德说：“岂有此理，不稼不穡，就想收谷子。不栽树不浇水，倒要摘桃子！”

“不用管他，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客气不得哟！”朱德说着挺直腰杆，攥紧了拳头，“他蒋介石发三个命令，我们就来它六个！”

与蒋介石针锋相对，寸土必争，是中共中央的既定方针。事实上，接下来的数日内，中央一口气向各解放区发出了7道命令，要各部队向日伪军发起反攻，消灭日伪军，迫使日伪军投降缴械。8月13日，延安党政军高级领导干部在军委小礼堂集合。毛泽东站在一张老式的八仙桌前，双手叉着腰，慷慨激昂地说：“一棵桃树，树上结了桃子，这桃子就是胜利果实。桃子该由谁摘？这要问桃树是谁栽的，谁挑水浇的。打了八年抗战，我们同蒋介石之间调了一个位置。以前，我们在山上，他在水边；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到了敌后，他却上了山。蒋介石蹲在峨眉山上，一担水也不挑，如今他却把手伸得老长老长地要摘桃子，这自然是不能答应的。现在，蒋介石是强迫人民接受战争，他左手拿着刀，右手也拿着刀。那好嘛，我们就按照他的办法，也拿起刀来。他已经在磨刀了，因此，我们也要磨刀！”

毛泽东的“磨刀”势如排山倒海，这首先从调整军队编制序列方面显示出来。以野战军正规兵团为主体并与地方部队、民兵相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似在一夜之间脱颖而出。其中直属中央军委领导的便是晋绥野战军和晋绥军区。晋绥野战军由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所属的三五八旅、独立第一旅、独立第二旅、独立第三旅等4个主力旅组成；晋绥军区是从陕甘宁晋绥联防军中分出来的，辖吕梁、雁门和绥蒙3个军区。赫赫有名的贺龙和李井泉统一指挥这支劲旅。与此同时，原来的陕甘宁晋绥联防军也并没有消失，它仍旧囊括着驻扎在陕甘宁解放区除晋绥野战军和晋绥军区之外的所有其他部队，并确定以王世泰为代司令员、习仲勋为代政委。它像一个悬念不动声色地珍藏着，给未来纵横大西北摧枯拉朽的第一野战军埋下不可估量的伏笔。

在调度兵力这一点上，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显然要比中共省事得多。作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委员长，蒋介石统帅三军，号令百万，右有东南行辕顾祝同的第三、七、九3大战区；左有汉中行营李宗仁的第一、二、五、六、八、十、十一、十二共8大战区及第二十四、五十六、七十六、七十九、五十五等5个直属军，另有昆明行营、重庆卫戍总司令部下辖的第十四军和驻扎在印度的新编第一军；此外，脚下还踏着陆军总司令部何应钦、卫立煌所辖的4个方面军及昆明防守司令部和中印公路东段警备司令部，真可谓要风得风，要雨得雨。而朱德总司令只不过是阎锡山把持下的第二战区下辖5个集团军中其中一个的“总司令”。像这样集团军级别的指挥机构，光是他的汉中行营就有23个之多。

但是蒋介石的狂妄很快便受到挫伤。他发现日常呼点的花名册仅仅是个书面资料，而毛泽东和朱德作为他的政敌，其实际能量已经可以理直气壮地站在他面前说“不”了。

这的确是蒋氏一块久治不愈的心病。在让何应钦连珠炮似的发出了几道命令后不到两天，毛泽东即以朱德这个不起眼的总司

令的名义，两次致电蒋介石表明立场态度：“……这个命令你是下错了，而且错误得很厉害，使我们不得不向你表示：坚决地拒绝这个命令。”当天，毛泽东又给新华社写了一篇饱含深意的檄文：《蒋介石在挑动内战！》单是看到这样一个题目，蒋委员长的血就直往上涌，更不用说文中对蒋氏“命令”一针见血的评点了。毛泽东的战斗作风一向是刀刀见血、迅雷不及掩耳，而且大义凛然，字字句句都敲在老百姓的心坎儿上。他指责蒋介石“从头到尾都是在挑动内战”，“抗战一旦结束，内战危险立即严重威胁全国人民，这一点难道还有疑义吗？现在我们向全国同胞和全世界盟邦呼吁，一致起来同解放区人民一道，坚决制止这个危及世界和平的中国内战。”请注意，“全国同胞”和“全世界盟邦”，这两座大山是区区一个蒋介石与国民政府无论如何也背不动的！

3天后，延安方面又一份电报追了过来，口锋更为犀利：“一切同盟国的统帅中，只有你一个人下了一个绝对错误的命令。我认为你的这个错误，是由于你的私心而产生的，带着非常严重的性质，这就是说，你的命令有利于敌人。因此，我站在中国和同盟国的共同利益的立场上，坚决地彻底地反对你的命令，直至你公开承认错误，并公开收回这个错误命令时为止。我现在继续命令我所统帅的军队，配合苏联、美国、英国的军队，坚决向敌人进攻，直至敌人在实际上停止敌对行为，缴出武器，一切祖国的国土完全收复之时为止。”

包括许多老牌的国民党军政人员，也不能不承认这是一篇妙文，体现了有理、有利、有节，蒋介石几乎成为被告而押上道德法庭。自从江西“剿共”以来，整个抗战期间，他差不多总是陷在这等困境之中。但蒋介石就是蒋介石，即便有像西安事变那样的莫测风云，他也还是忘不了“攘外必先安内”这么一句禅言。

然而这一次蒋介石不能不做出后退一步的姿态。其中奥秘，当时的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几十年后一语道破。杜认为“蒋介石的